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明儒學案

(九)

黃宗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康文自序

康文自序

康文自序

康學自序

康學自序

康學自序

康學自序

明 儒 學 案

(九)

黃宗羲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明儒學案

卷四十四

諸儒學案上二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河南之澠池人。自幼不妄言動。年十七。讀五經皆遍。師事宜陽馬子才。大原彭宗古。遠有端緒。永樂戊子。舉於鄉。明年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學正。歷九年。丁憂廬墓。壬寅。起補蒲州。洪熙乙巳。考績。兩學諸生皆上章請復任。霍州上遂許之。又歷十年。宣德甲寅六月朔之明日。卒於霍州。年五十九。初。先生得元人謝應芳辨惑編。心悅而好之。故於輪迴禍福。巫覡風水。時日世俗通行之說。毅然不爲所動。父敬祖。爲善於鄉。而勤行佛老之善。以爲善。先生朝夕以聖賢崇正。闢邪之論。諷於左右。父亦感悟。樂聞先生條其人倫日用之事。可見之施行者。爲夜行燭一書。言人處流俗中。如夜行。視此則燭引之於前矣。里中有齋醮。力不能止。則上書鄉先生。請勿赴。又上書邑令。請毀淫祠。令以屬之先生。毀者百餘。惟存夏禹雷公二廟。四時祈報。則設社穀壇。邢端修五獄廟。先生言其非禮。同僚肅拜。梓潼神。先生以爲諂。僚曰。斯文宗主也。先生曰。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門人有赴漢壽亭社會者。先生感痛以折之。諸生有喪。則命知禮者相之。有欲用浮屠者。先生曰。浮屠之教。拯其父母出於地獄。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其待親不亦刻薄乎。其人曰。舉世皆然。否則訕笑隨之。先生曰。一鄉溺於流俗。是不

讀書的人子讀儒書。明儒禮不以違禮爲非。而以違俗爲非。仍然是不讀書人也。每有修造。不擇時日。或以太歲土旺爲言。先生明其謬妄。時人從而化之。霍州樵者拾金釵以還其主人。以爲異。樵曰。第不欲愧曹郡博耳。高文質往觀劇中途而返曰。此行豈可使曹先生知也。先生以力行爲主。守之甚確。一事不容假借。然非徒事於外者。蓋立基於敬。體驗於無欲。其言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之大路。誠哉所謂有本之學也。其辨太極。朱子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先生之辨。雖爲明晰。然詳以理馭氣。仍爲二之氣。必待馭於理。則氣爲死物。抑知理氣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沈升降者而言。則謂之氣。自其浮沈升降。不失其則者而言。則謂之理。蓋一物而兩名。非兩物而一體也。薛文清有曰。光飛鳥之喻。一時之言理氣者。大略相同耳。

語錄

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爲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軀殼中一塊血氣。心者神也。神無方所。視聽言動。一切感應皆是。○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看此語便見先生之學。○事心之學。須在萌上着力。所謂萌。卽易之幾。學庸之獨也。○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脚。與學聖之事。主於一心參看。○天地間凡有形象聲氣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則無形象之可見。無聲氣之可聞。無方所之可指。而實充塞天地。貫徹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無極而太極。○做人須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若識得此意。便得此心。則自無人不自得。○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此生爲學。嚴密如此。○吾輩做事。事件不離一敬字。自無大差失。○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徹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非禮勿視。則心自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才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能真知其義理之味之無窮。則窮達自不足以動念。○聖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無一物不欲其生。聖人之心。無一人不欲其善。○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這憂勤惕勵的心。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有。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勵。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人之爲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學聖希賢。惟在至誠。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不備也。○無欲便覺自在。○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做事便有始無終。小事尚不能成。况可學聖人耶。○受道者以虛心爲本。有所探。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人能於天命順而不拂。受而不拒。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而莫非生道。○得一善。逞一善。得一能。逞一能。是謂道聽塗說。○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了。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修身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自見也。○人性本善。而感動處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惡。知學則知中節。而動無不善。○道無形體可見。而聖人一身渾然此道。故無形體之道。皆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宰耳。非道違人也。○爲仁之功。用力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爲天理。自是而流則

爲人欲。自是克念則爲聖。自是罔念則爲狂。特毫忽之間。學者不可不謹。○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人能恭敬。則心便開明。○學到不怨不尤處。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六經四書。聖人之糟粕也。始當靠之以尋道。終當棄之以尋真。道真我所固有者。先生此言。欲毋專泥書冊耳。○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詩人自是詩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賢輩文無求奇。詩無求巧。以奇巧而爲詩文。則必穿鑿謬妄。而有不得其實者多矣。不若平實簡淡。爲可尚也。○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纒觸。卽動而應。初無蹤跡可尋捉處。太極圖說述解序略云。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曰一曰太極。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混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在太極之先。而不知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通行而言。則曰道。以極致而言。則曰極。以不雜而言。則曰一。夫豈有二耶。列子混淪之云。漢志舍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爲理。而非氣也哉。且理語不能顯。默不能隱。固非圖之可形。說之可狀。只心會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圖之說。而終身不以示人。非祕之無可傳之人也。是後有增周說首句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亦老莊之流。有謂太極上不當加無極二字者。則又不知周子理不離乎陰陽。不雜乎陰陽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爲經。而註解之。真至當歸一之說也。至於語錄。或出講究未定之前。或出應答倉卒之際。百得之中。不無一失。非朱子

之成書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講。問有講焉。非舍朱說而用他說。則信語錄而疑註解。所謂棄良玉而取頑石。掇碎鐵而擲成器。良可惜也。○太極圖說辨戾文略云。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之生。由乎太極之動靜。而朱子之解極明備矣。其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亦不異焉。又觀語錄。卻謂太極不自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而動靜耳。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之一動一靜。而理亦與之一動一靜。若然。則人爲死人。而不足以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而不足以爲萬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貴哉。今使活人騎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馭之。如何爾。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則疑彼矣。信彼則疑此矣。經年累歲。無所折衷。故爲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

卷四十五

諸儒學案上三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浙之鄞縣人。幼而端方。不拾遺金。郡守行鄉約酒禮。先生觀之。歸而書之於冊。習禮者不能過也。詔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年十三。請代父往。有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有司不能奪而從之。至則築室城外。賣菜以爲生。作勞之餘。讀書不輟。有富翁招之同寓。先生謝不往。或問之曰。渠有一女。常避嫌也。尋舉京闈鄉試。授江西訓導。用薦召爲交趾道御史。出按湖廣。劾

藩臬郡縣之不職者至百有二十人。風采凜然。景泰初。改廣西提學僉事。時寇起軍興。先生核軍中所掠子女歸者萬餘口。副使李立故入死罪且數百人。亦辨而出之。南丹衛在萬山中。歲苦瘴癘。先生奏徙平原。戍卒因之更生。丁憂起復。移湖廣。與巡撫李實不合。右遷舍山。知縣致仕。成化丁酉五月卒。年八十九。先生之學。以知行爲兩輪。嘗曰。學聖人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蓋守先儒之矩矱而不失者也。其所友爲李文毅時。勉薛文清。故操行亦相似。

海涵萬象錄

天只氣。地只質。天地之生萬物。如人身生毛髮。任其氣化自然也。而人獨有心中一窩氣。寓得理而靈。故曰心神。然太虛中亦有一團氣。靈如人心者。則曰天神。○汴爲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道有體用。體卽理。用卽事。人得是理於心曰德。服是事於身曰行。何謂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何謂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道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循理行。○在天爲理。與天常存。在人爲性。氣散則亡。○告子若曰。生理之謂性。便不起人爭端。天地間只是生氣中有此生理。在人亦然。故名曰性。而總謂之仁。是仁卽係天地生物之心。又只是生生之理。又曰氣質之性。卽告子生之謂也。故張子曰。君子弗性也。○有一人之命。有一家之命。有一國之命。若長平坑卒。一國之命也。氣數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心之量宇宙間事。皆能推其理而知。但天下形勢。古今制度。必須考視而知。難意度也。○程張所謂心。皆指其虛靈之氣而言。氣本寓理爲性。理從氣發爲情。而心能主宰者。亦氣也。○天地間生生不息爲仁。此天理流行也。人心只天理流行便是仁。私欲間斷便是仁。○孔門所教所學。皆於用處發。

明而體在其中。蓋理是道之體，事是道之用。孝弟見於日用，只從仁上發出來。仁是孝弟之理，孝弟是仁之用。學者驚於高遠，不盡孝弟之事，只是去探高妙，論心論性，卻全不識道。○教學者於自己體認性情發見處，便能知道。○古者士農工商各一其業，子孫世守，而民志定。今也農工商之貪黠者，皆奔兢仕途，而謀吏胥出身，往往恣其貪黠，卒獲仕途，以終其身。所以濫溢銓曹，汙蠹民社者，多此途也。爲今之計，莫若自民間俊秀，取入庠校者，三年大比，約計藩臬郡縣司吏額，分上中下，取士之中式者，上等命爲藩臬，闔司之吏，中等爲各郡吏，下等爲縣司吏。三年考滿，送禮部會試，亦依上法取送。在京衙門歷役三年，都試出身，則使儒法兼通，寄之民社，而去貪黠之風矣。○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窮理者，道之體，斯明；盡性者，道之體，斯行；至命者，道之原，斯達。故邵子曰：非道而行。

經書補註

格物格字當訓合格之格。凡物之要者，莫切乎身心。物之大者，莫過乎家國。天下人之所學，莫非身心家國。天下之事，然事物莫不有理，而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理具於吾心。學者以吾心之理，格合事物之理，是曰格物。若訓爲至，則爲物至而後知，至不成文義也。大學此說已在新建伯之前。○告曾子以道，言一理貫萬事，理卽體，事卽用。告子貢以學，言一心貫萬理，心者氣之靈，理者心之德。以下論語：○一日克己復禮，以一日成功之大綱言，而勿以日日用功之節目言。譬之一好地方，有寇生發，日日要當克勝他，及至一日盡克勝了，而復卻好地方，則天下皆知其地方好了。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卽此一日義同。

○天理寓於人曰性。猶源泉入於川曰流。然理無不善。而人之氣稟有清濁。泉無不潔。而川之泥質有沙淤。故人之始生。氣之清濁未甚見。及其長而習於善。則清者愈清。習於惡。則濁者愈濁。如川之始達。泥之澄渾未甚分。及其遠也。積於沙者。則澄者愈澄。汨於泥者。則渾者愈渾矣。故性近習遠。○浩氣是心窩中一點虛靈之氣。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人能事事合宜。則心無愧怍。而天理純全。斯可識浩然之氣象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此浩氣塞於天地之間也。義者人心之裁制。氣之主也。卽所謂志帥也。道者事理之當然。氣之行也。卽所謂道路也。以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卽義也。此之謂體用。○堯典以親九族。卽齊家也。止謂本宗九世上至高。下至元。自三而五。自五而九。上殺下殺旁殺。而人道竭矣。豈有外姓謂之族乎。故爾雅別外姻曰母黨妻黨。書。○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之生人。有是事則有是理。如視必明。聽必聰。色必溫。貌必恭。言必忠。而有卽必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人之有己。行此常事。故思此常理。如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而好卽思也。蓋事者道之用。理者道之體。故孔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詩。○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爲大宗。其庶子爲小宗。若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今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奈庶民不知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儀禮不同。○古者吉服殺縫向外。以便體。後王致飾殺縫向內。爲吉服。以外削外緝者爲凶服。○苴束茅也。所以代神置於神席。几東祭時。佐食取黍稷。祝取解祭於苴。而祭畢棄之。卽老氏所云芻狗也。今朱子家禮。乃束茅置沙於饌食前。酌酒似與古禮命祝祭酒意同。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今之神有土木偶之遺像。皆古人立尸之遺

意歟。

文毅羅一峰先生倫

羅倫字彝正。學者稱一峰先生。吉之永豐人。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先生不從。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李文達奪情。先生詣其私第。告以不可待之數日。始上疏。歷陳起復之非。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隱於金牛山。注意經學。周易多修傳註。間補己意。禮記彙集。儒先之見。而分章記禮。則先生獨裁。春秋則不取褒貶。凡例之說。以爲春秋緣人以立法。因時以措宜。猶化工焉。因物而賦物也。以凡例求春秋者。猶以畫筆摹化工。其能肖乎。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八。正德十六年。贈左諭德。諡文毅。先生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和同之語。不爲輒巽之行。其論太剛則折。則引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爾折不折天也。太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患失者也。家貧。日中不能舉火。而對客談學不倦。高守贈以絺袍。遇道殣。輒解以瘞之。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邑令助之堂食之錢。先生曰。食以堂名。退食於公之需也。執事且不可取。何所用與。謝而弗受。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於中。若先生庶幾可謂之無欲矣。先生與白沙稱石交。白沙超悟神知。先生守宋人之途。轍學非白沙之學也。而嶮然塵垢之外。所見專而所守固耳。章楓山稱先生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改立事而已。其推重如此。

要語

子路論爲國。而其言不讓。夫子哂之。况直居其位而不讓乎。登降作止。飲食不辭焉。人皆以爲非也。榮以爵而不辭焉。人不以爲非也。非其小而大何也。○治己必先治心。心者舟之柁也。欲正其舟而不正其柁可乎。○伯恭居喪授徒。子靜極以爲非。今日使子靜在。恐亦不敢以爲非也。○居喪須避嫌疑。不可自信而已。古人之受汗者多。以此人或以是汗之。亦無路分說也。○進善無足處。有足便小了。臧否人物。此是一件不好勾當。稱善雖是美事。然必見得透。恐爲僞人所罔。○所以爲聖賢。不必刪述定作。如孔子折衷羣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之吾心。致敬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五倫日用。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君子視人。猶己以義處己。不以義處人。非君子之道也。○流俗雖不美。而天下未嘗無正人。天下未嘗無正論。此固人心之所以不死。而天道之所以扶持斯世者也。○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流。以守其一。虛則內有主。而不一。則外有防。而不入。則物不交於我矣。物不交於我。則我之所以爲我者。非人也。天也。○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地有陷。而天未嘗墜。不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止也。水流也。山剛而水柔。不剛者存。而柔者去乎。齒之折者。剛之無本者也。髮附於頭顱。頭顱存。而毛髮去者。何也。○誠曷終乎。土可入。誠不可得而息也。入土斯已矣。誠曷不息也。所謂生也。守之以死。死則終。誠不可得而息也。○所見專則所守固。○與其以一善成名。甯學聖人而未至。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與同官黃仲昭。莊梟。諫上元煙火杖闕。

下。謫知臨武。歷南大理評事。福建按察司僉事。考績起吏部。乞休。冢宰尹文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名而退。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遂致仕。林居二十年。弟子日進。講學楓本菴。中學者因曰。楓山先生。弘治中起爲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爲得師。正德初。致仕。轉南京太常禮部侍郎。皆不起。嘉靖初。以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是歲辛巳。除夕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懿。其學確守宋儒。本之自得。非有傳授。故表裏洞徹。望之龐樸。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深切。久之。燭照數計。無不驗也。以方之涑水。雖功業不及。其誠實則無間然矣。金華自何王金許以後。先生承風而接之。其門人如黃傳張大輪陸震唐龍應璋董遵凌瀚程文德章拯皆不失其傳云。

遺事

諸子皆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耕跪迎。先生官祭酒。其子往省。道逢巡簡。答之。知而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太宰唐漁石出入徒步。人以爲言。漁石曰。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自後朴菴。孫竹澗潘希曾兩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楓山祖居渡瀆。距城十五里。當事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則一飯鷄黍數豆。力不能辦。多假借於族人。其後遷居城中。小樓二間。卑甚。先生宴坐其間。每作文時。繞行室中。其冠往往觸梁。塾角先生不知也。○先生田祇二十畝。而家人十口。歲須米三十六石。所入不足當其半。則以麥屑充之。○宅後爲天福山。一日勾人者過其門。其人奔入。取道至山而去。手力疑爲先生家匿之。先生卽令其遍索不得。手力亦從後門去。先生與夫人略不動色。○每歲宴其

門人二次清明冬至祭祀之餽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先生自專一席。若門人續至。專席已罄。則夫人自出益之。朴菴先生之姪也。其實朴略相似。先生聞其歸家。尙有羸俸。卽爲不樂。朴菴亦有慚色。

語要

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心小則萬理畢晰。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或勸以著述。曰。經自程朱後。不必再註。只遵聞行知。於其門人語錄。芟繁去蕪。可也。○桃符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壘衛門庭。○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自警拔。○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然後庶事可舉。○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一泰一否。爲氣運所推盪耳。○窮理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居敬於專。一上見功。○應璋問學。先生曰。勉齋眞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盡之矣。

原學

人生而靜之謂性。得乎性而無累於欲。焉之謂學。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加。不學在於人。而於性未嘗損。學有純正偏駁。而於性未嘗雜。性本不學而能者也。而必假於學。性之動於欲也。學以求完。夫性者也。而顧戕夫性學之失其原也。蓋人之性也。卽天之命也。於穆不顯。命之本體。而四時五行。萬化出焉。至靜無感。性之本體。而四端五常。百行具焉。本體藏於寂。妙用通於感。運之於心。爲思慮。發之於身。爲貌言視聽。施之於家。爲父子昆弟。措之於國。與天下爲君臣。上下禮樂刑政。以性爲有內也。何性非物也。以性爲有

外也。何物非性也。得乎性之體。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齊。國治而天下平也。據此之謂得。履此之謂道。學此之謂學。勉之爲賢。安之爲聖。堯曰。執中明其體之無所偏耳。舜曰。精一明其體之無所雜耳。孔子曰。仁子思曰。誠。孟子曰。盡。聖學相傳。千古一脈。一性盡而天下無餘事。天下無餘學也。佛老之教。行於世久矣。後之儒者。非不倡言以排之。而卒不能勝之者。學之不明。性之未盡也。老氏以無名爲天地之始。無欲觀人心之妙。無爲爲聖人之治。而佛家者流。則又生其心於無所住。四大不有。五蘊皆空。其道以性爲心之體。吾惟修吾心。鍊吾性而已。明吾心。見吾性而已。不必屑屑於其外也。是以其學陷於自私自利之偏。至以天地萬物爲芻狗。爲幻化。棄人倫遺物理。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焉。今之學。則又異於是矣。心性之教。不明。而功利之私。遂淪浹而不可解。傳調話以爲名。誇記誦以爲博。侈辭章以爲靡。相矜以智。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身心性命。竟不知爲何物。問有覺其謬妄。卓然自奮。欲以行能功實表見於世。則又致飾於外。無得於內。莫不以爲吾可以修身也。可以齊家也。可以治國平天下也。又莫不以爲吾不學佛老之夢幻。人世遺棄倫理也。然要其所爲。不過爲假仁襲義之事。終不足以勝其功利之心。其去聖學也遠矣。猶幸生於今之世。毋使佛老見之也。使佛老生今世。而見吾人所爲。其不竊笑者幾希。是求免於佛老之不我闕。不可得也。暇闕佛老乎哉。所幸真性之在人心。未嘗一息泯沒。而聖學昭然如日中天。敏求之。精察之。篤行之。一切氣稟物欲。俱不能累。必求真靜之體。以立吾心之極。懲忿懲此也。窒慾窒此也。改過改此也。遷善遷此也。不爲佛老之虛無。不爲俗學之卑瑣。斯爲聖學也已。若曰。是性也。吾有自然之體也。不能戒懼謹獨以求必得。而欲以虛悟入。則意見之障。終非自得。縱使談說得盡。

亦與訓詁記誦詞章功利者等爾。而何以爲學也。

郎中莊定山先生景

莊景字孔暘。號定山。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簡討。與同官章楓山、黃味、軒諫、鰲山、杖闕下。謫判桂陽。改南京行人司副。遭喪。服闋不起。垂二十年。弘治甲寅。特旨起用。先是瓊山丘濬、嫉先生不仕。嘗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景也。彼不讀祖訓乎？蓋祖訓有不仕之刑也。至是濬爲大學士。先生不得已入京。長揖冢宰。遂補原官。明年陞南京吏部郎中。尋病遷延不愈。又明年告歸。丁巳考察。尙書倪岳以老疾中之。士林爲之駭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三。先生以無言自得爲宗。受用於洛沂之趣。山峙川流之妙。鳶飛魚躍之機。略見源頭。打成一片。而於所謂文理密察者。竟不加功。蓋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之後。流傳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白沙一本萬殊之間。煞是仔細。故白沙言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問林緝熙何以告之。其不甚契可知矣。卽如出處一節。業已二十年不出。乃爲瓊臺利害所怵。不能自遂。其志先生殊不喜。孤峯峭壁之人。自取於寬厚遲鈍。不知此處。卽用得孤峯峭壁著也。白沙云：「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昏了。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可否耶。」霍渭厓謂先生起時。瓊臺已薨。是誣瓊臺也。按先生以甲寅七月出門。九月入京。朝見瓊在乙卯二月。卒官。安得謂起時已卒哉。况是時徐宜興言定山亦是出色人。瓊臺語人。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則其疾之至矣。安得謂誣哉。先生形容道理。多見之詩。白沙所謂百鍊不如莊定山是也。唐人白樂天喜談禪。其見之詩者。以禪言禪。無不可厭。先生之談道。多在風雲月露。傍花隨柳之間。而氣象躍如。加於